

一“网”情深

■张鹤鸣

感谢电脑、感谢互联网，伴我走过10多年好时光！

10多年前，我脱离领导岗位以后，才有机会参加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以下简称中寓会）年会，我报上名字，花名册中怎么也找不到，原来因为我不会上网，失联多年，早被除名了。叶澍副会长说：哦，你就是金江老推荐的张鹤鸣先生？我点点头，他让经办人把我的名字补上。

那一年，是中寓会电脑扫盲年。与会的各家报刊编辑明确告诉大家：今后，纸质稿件不用寄来了，即使是好稿也不会要的，因为编辑没工夫帮你打学校对的。

回瑞安后，我送材料去打字店时说：我也要学习电脑和上网了。打字员非常诚恳地说：张老师，你的材料我一定优先帮你完成，打字就不用学了，如果你们老同志也自己打字，我们就没饭吃了！说得也是，那我就只好继续依赖打字员了，一篇稿子反复校对来回要跑三趟才能定稿，然后让打字员帮我发到指定网站。虽然麻烦，但还能勉强应付。

再后来，我在中寓会成了副会长，分管多项赛事，有的一项赛事选手将近



万人，如果按照过去程序，总共要复印30万份快递分发给30位评委，初评、复评和总评，再统计总分，最后还得出获奖作品选，要是没有电脑和互联网助力，简直不可想象！

我被逼上梁山了，不得不开始知识更新，真是活到老学到老啊！

一台电脑，连接着虚拟世界。其实，门虚掩着呢，只要记住通关密语，就能破门而入。当你走进这虚拟世界，哇！七彩斑斓、无奇不有、相见恨晚。

有了电脑、互联网相依相伴，10多年间，我和夫人一同主持举办全国性6项赛事的多届大赛，出版了40来本个人专著和获奖作品选。

今年国庆前夕，应出版社之邀，由我主编《中国当代

寓言名家新作》丛书，共10本，100多万字。我发信息向中寓会会庆30周年评选的18位中国当代寓言家们征稿。从征稿、审读、修改整理、作序写后记到发书稿和作者近照等，林林总总的编务工作都离不开互联网。本人2本书稿作品大多也是从网站上搜索和下载的。不到20天就大功告成了。如果没有互联网帮助，简直不堪设想！近10年来，我编著的数十部书稿都是这样完成的。

有时候，一大早起来，一屁股坐下，一整天泡在网上，真是一网情深。而正当我刚开始熟悉在电脑上操作时，人们又进入微信时代，早已在手机上玩得痛快淋漓、得心应手，真让人羡慕！恐怕还得与时俱进啊！

搭错动车

■金洁

我原本不是丢三落四的人，却一不小心闹出乌龙事件，想想都是微信惹的祸。

那天，我在绍兴动车站候车。为了打发时间，我一边听歌一边跟同事微信聊天。

不知过了多久，沉迷微信的我猛一看表，发现离上车时间只有9分钟了，不禁吓出一身冷汗。来不及多想，拉起行李箱以百米冲刺速度朝检票口飞奔而去。幸亏还没停止检票。从检票口到站台，我也是一路狂跑。刚在站台站定，动车就来了，好险！

进入车厢，找到座位，却见已有旅客安营扎寨，便有礼貌地对她说：你好，这是我的座位。对方先一愣，紧接着掏出车票给我看，准确无误。我心里咯噔一下，怯生生地问：不是G7645次动车吗？不对，这是D3205次呢。啊？！惊慌失措的我下意识看了一眼车票上的时间：11:08，而这会儿才11:02，顿时大脑一片空白！等我意识到自己上错车时，车门正在关闭，动车已徐徐启动！

稍事冷静之后，我找到列车员说明情况。列车员微笑着安慰我说：先别急，你可以在下一站下车，然后重

新搭上G7645次。我心里悬着的石头顿时落地。哪知高兴得太早，列车员很快不无遗憾地告诉我，由于高铁速度比动车快，等D3205次到达下一站时，G7645次已遥遥领先。

列车员又拿出列车时刻表仔细研究，说我只能余姚下车后搭乘别的动车，而这样折腾结果是要比正常时间晚到家3小时，真是郁闷透顶。列车员说：这是上海虹桥开往厦门北的动车，幸好方向没错，只是没在瑞安站停靠。苍南呢？也没有。我像泄气的皮球，整个人蔫了。那温州有没有停？我不死心，继续追问。温州倒是有停。列车员说。我如释重负，长吁一口气。谁知我又高兴得太早，紧随而来的问题是，我就这样成了无座旅客。看看脚上的高跟鞋，想想3个多小时旅程，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这时，我发现不远处有几个空座位，便鼓起勇气走过去坐下。很快到了下一个站点，上来一批旅客，我紧张地大气不敢出。一个小伙子走到我身边停下，不等他出示车票，我就慌忙起身，讪讪一笑，尴尬地逃离现场。

通常情况下，餐厅内有几个座位在动车始发站就会被一些无座旅客抢占一空，可这会儿我还是想抱着侥幸心理过去碰碰运气。

一来到餐厅，嗨！哪还有空座位？我想转身离开，可又能去哪儿？反正没得坐，站哪都一样，既然来了，那就乖乖在餐厅站着吧，突然，一位中年男子招手示意给我让座，我高兴坏了，一声谢谢之后毫不客气走过去坐下。只见他站起来往别车厢走去，我以为他要在下一站下车，哪知约半小时后又折回来了。这时，我无意中看到他的车票：上海虹桥—温岭。

我忍不住投去感激的一瞥，并想把座位还给他。他大度地挥挥手，微笑着说：没事，你坐吧。我过意不去，一个劲儿往里边挪，旁边大叔见状也主动腾出一部分位置，这样一来，原本两个人的座位凑合着挤下三个人。

温岭到了，那个好心人要下车了，我微微一笑，算是道谢。事后想想，这趟本该糟糕的旅程，却在不经意间变得柳暗花明，谁说世态炎凉人情冷漠？

“菜鸟”马拉松记

■胡燕燕

纠结许久，我才下定决心，12月4日，到温州参加半程马拉松。

一早到了世纪广场（起点）和同伴们汇合，存包、拍照留念、检录。现场气氛热烈，大家自拍、聊天、热身，一切有条不紊。8时，准点鸣枪。

在熙熙攘攘人潮中，我跟着同伴L一起跑，我诧异自己竟能跟得上她。L是长期锻炼的人，速度和体能远远好于我。当手机里的运动软件咕咚提醒我，已跑步2公里，用时13分10秒时，我有些窃喜，又有些慌张。这个速度对我来说有些快了，半马里程很长，若一开始就比平时快，到后会吃不消的。

于是，我渐渐放慢脚步，特意与L拉开一些距离，不再跟着她。

4公里多时，前方竖起指示牌，全程、半程往左，迷你往右（迷你马拉松，共5公里），很多选手都往右。这时已有一些疲累，要是当初我也报迷你就好了，这个念头在我心里划过，但仅是划过。

5公里后，赛道旁就陆续有提供饮用水、运动饮料等补给的临时工作台了。还有医务人员会为有需要的运动员们喷洒大约能缓解肌肉或关节疲劳的气雾剂。我认为自己暂时不需要接受补给。这一旦停下来，再次开动就不容易了。

当赛道两侧指示牌和咕咚提醒我，已跑步10公里时候。我发觉身边选手渐渐不再密集，前面队伍看不到头。我忍不住回头看身后。身后队伍一下子看不到头，只是很稀疏。作为一名温马酱油



党，看到有人跑得比自己慢，不由地心中暗自窃喜。

跑下坡是很幸福的。然而幸福是短暂的，因为紧接着就是连续向上的缓坡。尤其当10公里以后。双腿肌肉不会说话，我也没给它叫苦叫累的机会，否则，它一定能长篇累牍哭诉一番。

10到15公里期间是最难跑的，体能已消耗大半，终点还遥遥无期，况且，行百里者半于九十，100里的路，走到90里也只能算才开始一半，越到后来越辛苦。女子半程关门时间是3小时。我对自己说，既然已来参赛，务必要获得奖牌才好。

过了15公里，心态渐渐平稳。赛程已过半，剩下的公里数是个位数。竟已跑了这么多，我由衷地感到高兴。对剩下的六七公里，依然有信心。据咕咚显示，最近一公里用时7分多。比我平时还要快。在3小时内完赛有望。我悬着的心渐渐着陆。

似乎人一放松，好逸恶劳情绪顿时占了上风。看到赛道旁边补给的运动汽水，我觉得该给自己补充一些水分。于是，放慢速度，边跑边喝了一杯水蜜桃味汽水。汽水好喝得难以形容！

然而，喝了汽水非但没补充体能，反而生出这会儿要是能坐下来好好喝几杯该多好的念头。太留恋汽水入口、入胃的凉爽与甜蜜了。然而，补给站并不是一直有，好几公里才有一处。我想快点跑过去，然而双腿开始不配合，跑不动。

18公里处又有补给。我觉得必须停下来再喝一杯饮料。和上次一样，饮料给予的不是能量，而是我真的跑不动了的暗示。我觉得自己连心跳都和平时不一样了。我想，作为一名新手，不能太使劲，万一跑伤就不好了。这时候，娇气已彻底赢了斗志。我不得不缓下来，放纵自己，先走上一段。

就这样，在半程马拉松最后两公里，我走走停停。快到会展中心（终点）时，遇到一些已完赛的人，在一旁加油打气说，前方就到了，马上就到了。我再次振作，跑上一小段，终于，以跑步姿势，越过计时地毯。

首次参加半程马拉松，顺利完赛。奖牌落袋。半程马拉松，没有想象中那么难，收获的喜悦远比想象中多。